

他是现代“词仙”和“流行音乐之王” 情人节首部文集将揭幕



陈蝶衣(1909–2007)，江苏常州人，中国现代著名报人、诗人、剧作家、词作家

Q新闻晨报：我们注意到，在微博上已经有读者在晒刚刚出版《陈蝶衣文集》，能否介绍一下这套新书的情况？

A孙莺：本文集收录陈蝶衣1923年至1995年间在上海和香港各报刊上所发表的文章，共八册，二百万字，编排原则“以文学体裁分类，以年代先后为序”。第一辑分为《低眉散记》《茗边手记》《炉边谈话》《闲情偶寄》四册，主要收录蝶衣发表于各报刊中的随笔专栏，如《大报》《晶报》《力报》《迅报》《社会日报》《小说日报》《海报》《铁报》等，计有数十种。

如《闲情偶寄》中有“编辑手记”一栏，收录了陈蝶衣任《万象》《春秋》杂志主编时所写每期《编辑室谈话》，其中谈到纸价飞涨、印刷所情况，以及如何约稿、读者订阅、稿酬发放等细节，从中可窥见当时杂志出版与刊行的社会情状。

著名学者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说：“陈蝶衣交友广阔，与文坛、影界、梨园、剧坛、艺苑，以至政界和帮会都有来往，笔耕又特别勤奋，因此他的专栏文字独具个人风格，上至都市社会大事，下至市民日常生活，均信手拈来，尤以文坛艺苑信息灵通，状写及时吸引人。若说阅读陈蝶衣这些丰富多彩的专栏文字，就能对20世纪30到40年代的上海文坛和社会生态有更具体全面的体认，更真切入微的把握，那决不是夸张之辞。”

Q新闻晨报：应该说，陈蝶衣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涉猎很广，作为《陈蝶衣文集》编者，如何给陈蝶衣一个完整的人物身份介绍？

A孙莺：陈蝶衣是一位连结上海与香港的特色鲜明的海派作家，在新闻、文化、电影、教育、播音、诗词六个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不仅是研究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上海文学和文化不可或缺的人物，也是五十年代以来香港文学和文化的重要人物。

Q新闻晨报：鸳鸯蝴蝶派是中国近代的一个小说流派，网上有些介绍把陈蝶衣归在

鸳鸯蝴蝶派，在你看来，陈蝶衣是否属于鸳鸯蝴蝶派的成员？

A孙莺：“鸳鸯蝴蝶派”得名于清之狭邪小说《花月痕》中“卅六鸳鸯同命鸟，一双蝴蝶可怜虫”之句，是指旧派言情小说大多不脱才子佳人之窠臼。在陈蝶衣主编《万象》杂志时期，因其主要撰稿人如平襟亚、郑逸梅、包天笑、张恨水、顾明道是鸳鸯蝴蝶派文人，所以《万象》杂志被误以为是“鸳鸯蝴蝶派”刊物，陈蝶衣也是鸳鸯蝴蝶派文人。

但陈蝶衣对此予以反对，他不认可这种说法，他觉得《万象》是一本通俗文学杂志，他自己是一位通俗文学作家。为此，在1942年10月和11月，陈蝶衣在《万象》月刊上接连推出“通俗文学运动”专号，刊出陈蝶衣的《通俗文学运动》、丁谛的《通俗文学的定义》、危月燕的《从大众语说到通俗文学》、胡山源的《通俗文学的教育性》、予且的《通俗文学的写作》、文宗山的《通俗文艺与通俗戏剧》等六篇文章。这些文章就通俗文学的定义、内容、形式、功能与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。

《万象》所发起的“通俗文学运动”，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由通俗文学作家发起的正名运动，所刊发的相关文章，亦可视为初步奠定了通俗文学的理论基础。

Q新闻晨报：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教授陈子善先生在《陈蝶衣文集》（第一辑）的序中认为：“在20世纪50年代初赴港的海派作家中，陈蝶衣又与包天笑、沈苇窗两位一起，三足鼎立，各擅胜场。”在文学创作方面，陈蝶衣给我们留下哪些宝贵的财富？

A孙莺：《陈蝶衣文集》的出版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。《文集》收录了陈蝶衣1923年至1995年间在上海和香港所创作的文学作品，反映了五四文化运动兴起后对上海作家以及海派文坛的影响。

一、小报文人群体众生相。科举制度的废除，使得读书人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，而近代新闻出版业的兴起，报刊杂志书籍的稿费制度，为这些文人提供了生存空间。他们卖文为生，游走于诸报馆和书局，并依据个人的文化背景、生活经历和兴趣爱好等，通过社团、同业、师承、籍贯进行身份认同，在三、四十年代，形成了诸多小报文人群体。

作为小报文人的代表作家，《陈蝶衣文集》收录其发表于各报刊中的随笔小品近百万字，全面呈现了当时上海小报文人群体的众生相。

二、通俗文学运动发起人。《万象》杂志出版后，风行一时，褒者有之，贬者亦不少，有人批评《万象》是“有闲阶级的消遣读物”，甚至批评《万象》是迎合低级趣味的读物，将其归为鸳鸯蝴蝶派一类的刊物。为此，陈蝶衣于1942年发起了“通俗文学运动”，目的在于“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，使新的思想和正确的意识可以藉通俗文学而介绍给一般大众读者”。

作为通俗文学运动的发起人和倡导者，陈蝶衣在写作上亦遵循这一原则，雅俗兼擅，文言有之，沪语有之，切口和俗语亦时时出现，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情趣。

三、异乡文学的代表作家。近现代海派文人，尤其是小报文人，具有鲜明的地缘性，如苏州籍文人包天笑、周瘦鹃、范烟桥、程小青等，扬州籍文人李涵秋、贡少芹、毕倚虹、张丹斧等。陈蝶衣是常州人，与恽铁樵、张春帆、吴绮缘、谢豹、余尧坤、姚绍华、汤修梅、钱名山等常州文人，相与往还，诗酒酬唱，形成了常州籍的报人群体。

在上海，陈蝶衣的身份是常州文人，其笔下时时出现故土常州的诸多情状，乡人、乡情、乡土、乡俗，与上海的舞榭、歌场、酒馆、影院交织在一起。在香港，陈蝶衣的身份是上海

文人，他思念故人，牵挂故土，信笔写来，无一不是沪墙旧事旧人，与同在香港的卢湓芳、沈苇窗、黄也白、冯鹑、包天笑、高伯雨等文人，形成“南来作家”群体，以《大人》《大成》等报纸为阵地，抒写对上海的追忆和身在异乡的漂泊无定之感。

综上所述，《陈蝶衣文集》的价值就在于完整呈现以上三个特质，在现代文学史上，具有一定的开拓和奠基意义，尤其是通俗文学运动的诸多理论，纠正了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偏颇，揭示了海派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，这是陈蝶衣先生对现代文学史最为突出的贡献之一。

Q新闻晨报：《陈蝶衣文集》将分为两大辑陆续推出，两辑内容的重点分别是什么？

A孙莺：第一辑四册，主要收录陈蝶衣在上海各小报上所发表的随笔小品文为主，多为三、四十年代的作品。蝶衣出身寒门，以文谋生，无世家子弟好鲜衣怒马、美婢宴童、精舍古董之癖。惟到底文人习性，于诗书食色笔墨皆有所偏爱，尤嗜美食。其小品专栏中，谈吃之文甚多，且多为街头饮食，如复兴泰的牛肉面、顺兴轩的葱油饼、巷口的糖炒栗子、报馆旁的柴爿馄饨等。

第二辑四册，主要收录陈蝶衣在上海和香港所创作的小说、诗歌和散文。少有人知的是，陈蝶衣早年曾写过侦探小说、武侠小说和当时流行的集锦小说，这些作品都完整收录在第二辑的《陈蝶衣文集》中。

Q新闻晨报：很多读者知道陈蝶衣是因为他在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创作的许多歌曲已经成为经典曲目，在今天，我们如何看这位现代“词仙”和“流行音乐之王”对华人流行音乐的巨大影响？

A孙莺：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乐坛，主要依靠的创作和表演力量都是来自上海的一批资深音乐人，如李厚襄、姚敏、陈蝶衣等，他们不仅为香港乐坛带来了一批优秀作品，也带来了成熟的音乐制作方式。如影片《桃花江》不仅创造了空前的票房价值，还在香港掀起了歌唱片的热潮，开创了此后“无歌不成片”的先河。歌唱片《那个不多情》《风雨杏花村》等，大部分由陈蝶衣作词，姚敏谱曲作歌，成为流行一时的电影歌曲，在东南亚各国和港台红极一时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港台歌曲开始流行，最先走红的就有姚敏和陈蝶衣合作为影片《风雨杏花村》所写的歌曲《卖汤圆》，传唱至今。在每年的元宵节，上海的街头巷尾都会响起这首歌，词作者就是陈蝶衣先生。

《情人的眼泪》这首歌创作于1955年，为电影《杏花溪之恋》的插曲，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流传到台湾地区，又曾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歌，成为传唱不已的流行歌曲，蔡琴、张惠妹、张学友、林忆莲等艺人都曾翻唱过这首歌。本次新书发布会选在情人节，也正是因为陈蝶衣的《情人的眼泪》这首歌，以此纪念这位被称为“词三千”的流行音乐金针奖得主。

文 / 晨报记者 严峻嵘
图 / 受访者供图



《凤凰于飞》专辑收录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陈蝶衣在上海时期所作著名歌曲